

楔子 倒吊的女鬼

突來的一陣大雨打在遮雨棚上，「嘩啦啦」的響聲讓女人想起了晾在天台上的衣服，於是打開大門，急著要上樓去收衣服。

一開門，正好遇到樓上新搬來的幾名大學生，女人還和他們問候了一下。

因為他們急著要去上課，所以沒有多聊，看他們朝氣蓬勃的樣子，已經三十好幾的女人心裡暗暗羨慕著他們。

女人搖了搖頭，不讓自己再胡思亂想，再不快點，就怕那些早上才拿去天台曬的被單和衣物會全都被雨水給淋溼。

雖然說天台上有搭建鐵皮屋頂，但四面都是空的，只要雨勢和風勢大一點的話，難保衣服不會受潮，這也是女人之所以急著要上樓的原因。

來到天台上，女人摸了摸自己所曬的衣服和被單，還好，沒什麼溼，她快手快腳的收起衣服，想要趕快收好，然後回家。

收著收著，突然，女人看到吊掛衣服的另一邊好像有人在走動，把她嚇了一跳，隨即自嘲自己太過敏感，這邊又不是他們家專用的曬衣場，會有別人在很正常，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。

只是說也奇怪，當女人刻意查看的時候，卻沒有發現其他人，整個天台就只有她一個人在。

不對啊，剛才明明看到有人在這邊，而且那身影看起來很像是個女人。

會不會是已經收好衣服下樓去了？女人也只能這麼自我解釋，不過說真的，心裡還是毛毛的。

也因為這樣，她手上的動作更快了。

這時她發現，收下來的衣服上，怎麼好像都黏著一根又一根捲捲的黑色頭髮？

她抓了抓其中的幾根髮絲，想要看清楚一點，結果發現這黑色的髮絲好長好長，竟然延伸到上面，於是便自然地抬起頭朝上方望去！

只見一個女人倒掛在鐵皮屋頂，頭下腳上，一雙佈滿血絲、嚴重外凸的雙眼，就這樣死死的瞪著她看，看得她背脊發涼，不斷冒出冷汗。

那個可怕女人的眼睛很大，神情看起來很凶惡，而且臉上都是傷，有紫色、也有紅色，嘴角則都是血。

眼前的景象實在太過詭異，女人失聲尖叫，整個人跌坐在地上，剛收好的衣服散落一地，然而她也顧不得這些剛洗過的衣物會不會弄髒，只想快點逃離這個地方，遠離那個倒吊在上面的可怕女人……如果那還能算是個人的話。

女人已經被嚇到腿軟，根本走不動，只能爬啊爬的朝樓梯口爬去。

可當她好不容易移動到樓梯口的時候，有東西捲上了她的雙腳，將她用力往後拖。

「哇啊！鬼、有鬼！救命啊！」女人驚慌的不斷呼救，同時回頭看了一下，發現竟然是那些黑色髮絲在拉她！

她掏出放在褲袋裡的手機，撥打先生的手機號碼，電話只響了兩聲就接通了。

女人立刻狂喊道：「老公，快上來救我，有鬼！」

話才說完，那些纏住她的頭髮再次用力將她往後拉去，女人手機沒拿穩掉在地板上，傳

出著急的呼喚聲。

女人奮力掙扎，努力拉住所有她能碰到的東西，包括曬衣繩和那些掉落在地上的衣物。

「救命啊、救命啊！」她不斷的呼救，被拖動的速度卻沒有因為這樣而減緩，反而愈來愈快了。

接著女人發現自己騰空，正好臉部朝下的她，看到底下那些在馬路上來往走動的人們，因為下著大雨，大家都撐著傘。

發現自己就要從天台掉下去的時候，女人嚇壞了，如果自己就這樣死了，她老公怎麼辦，到時誰來照顧他？

「不要啊—」在不甘心的叫聲中，女人快速往下墜落，儘管她不斷舞動手腳，想要抓住東西止住墜勢，卻沒有任何幫助。

「砰」的一聲大響，女人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撞擊力，讓她整個人瞬間麻痺，動都動不了，只剩下眼睛還可以眨啊眨的。

隨即她看見了，圍觀的人群中，剛才在樓梯間遇上的那幾個大學生也在，正一臉驚駭的瞪著她。

怎麼會這樣，那個可怕的女鬼為什麼要害她？為什麼？

女人流下不甘心的淚水，知覺和意識逐漸離她遠去，直到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……

第一章 中邪的室友

位在台北市郊，有一棟貼著紅色磁磚的老舊公寓。

這棟公寓是由兩棟五層樓的建築物所構成，從它的外表看來，少說也有四十幾年的歷史了。

這時候，在大門前站著四個大男生，全都一臉雀躍的看著這棟老舊公寓，形成一幅新世代與舊事物面對面的特別景象。

當中個子最高、皮膚也最黑的壯碩男生叫做范東揚，他感動的說：「終於等到這一天了。」站在他身旁，比他矮半顆頭、皮膚較白、身材精實的男生是朱豪，拍了拍他的手臂，笑道：「就知道你等很久了。」

「生命誠可貴、愛情價更高，若為自由故，兩者皆可拋。」搖頭晃腦說出這些話的是有點胖、也是裡面個子最矮的宋智霖，慧黠的雙眼骨碌碌轉著，一看就是古靈精怪的傢伙。

「有沒有這麼誇張？」頸子上放著一副 BOSE QC35 耳罩式耳機，五官英挺、笑得很開朗的是俞景浩。

俞景浩一百七十七公分的身高，比一百八十三公分高的范東揚矮一些，但又比一百七十五公分以下的朱豪和宋智霖高一些。

這四個大男生之所以會這麼開心，是因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真正離開家庭和學校的監管，獨自到外面來居住。

四個人都是大學同學，今年剛升上大二，學校要求新生都必須住校，一直到升上大二的這個時候，盼了好久的他們才總算可以搬出來住，自然特別開心。

「真是辛苦你了，景浩，多虧有你，我們才能找到這棟房子。」其他三人感激的看著俞景浩。

「沒什麼，剛好我比較閒。」俞景浩謙虛的回應道：「重點是我們可以繼續住在一起。」

「真的。」四個人住校的時候就是同寢的室友，因為合得來，所以這次在找房子的時候，他們就說好要找一間可以容納他們四個人的房子，套一句宋智霖說的話—再續前緣。在俞景浩的奔走下，總算讓他們找到這間位在市郊的公寓。

他們租的房屋位在公寓的四樓，兩房兩廳兩衛的格局，二十八坪，對他們四個人來說，空間已經很夠用了，而且一個月只要一萬兩千元的租金，核算下來，一個人一個月也只要三千元，相當便宜。

雖然這是棟老舊公寓，但是附近的生活機能相當不錯，食、衣、住、行都很方便，CP值超高。

「景浩，打個電話跟房東說我們到了。」范東揚提醒道。

「好。」俞景浩一邊說一邊找著手機，找了老半天，才懊惱說道：「手機不見了。」

「不見了？」宋智霖圓睜雙眼，難以置信的說：「就只有你有房東的手機號碼，我們都沒有，怎麼辦？」

「先別吵，讓景浩靜下心來想想。」朱豪說道。

「實在想不起來。」俞景浩搖了搖頭，「這樣吧，東揚，你打一下我的手機，我來聽聽看在哪裡。」

「好。」范東揚依言拿出手機，撥打他的電話號碼。

在俞景浩豎耳傾聽的同時，朱豪和宋智霖也很專注的聽著，想要幫忙。

不過他們幾個聽了老半天，卻完全沒有聽到聲音，只有俞景浩開始朝他們的車子走去。雖然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舉動，但范東揚等人也都跟了過去，想知道他究竟發現了什麼。

來到車子停放的地方，俞景浩打開車門仔細的聽了一下，接著探身到副駕駛座，也就是剛才來的時候他所坐的位子。

他在座位底下撈了一會兒，高興地抓起手機，「找到了。」

「所以你是開震動？」宋智霖驚訝萬分，「不會吧？這樣你都聽得見？」

「可以啊。」俞景浩笑了笑。

「你真的超厲害的。」雖然說他們早就知道俞景浩的聽覺優於常人，但卻沒想到可以敏銳到這種程度。

既然找到手機了，俞景浩立刻撥打房東的電話，請他過來。

房東就住在附近，很快就趕了過來，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先生，人很客氣，和他們見面後，稍微聊了一下，然後說道：「我帶你們上去。」

「好喔，開始搬，搬完我們再好好的慶祝一下！」范東揚高舉著雙手喊道。

「好！」其他人也跟著齊聲大喊，只有俞景浩擰著眉、捂著雙耳，一副相當難受的樣子。

「喂，小聲點，景浩受不了。」宋智霖大喊。

「你還不是一樣，小聲啦。」朱豪反過來制止他。

俞景浩趕緊戴上他那副 BOSE 的耳罩式耳機。

從小，俞景浩的聽覺就非比尋常，也因為這樣，讓他很難入睡，時常哭鬧。

俞景浩的父母帶他看遍名醫，最後才發現他之所以會如此，是因為聽覺太過靈敏，一點小小的動靜就會把他驚醒，甚至是把他嚇哭，於是他們嘗試著幫他戴上耳罩或是耳塞，

果然改善了他容易驚醒痛哭的狀況。

所以打從俞景浩上幼稚園開始，俞媽媽都會幫他準備一副耳塞，讓他隨身帶著，當覺得吵或是有必要的時候可以使用。

長大後，俞景浩自己存錢買了現在這副 BOSE 除噪、抗噪耳機，一來可以聽音樂，再者，當想要隔絕過於吵雜的聲音時就可以戴上，就好像現在一樣。

對於他的狀況都了然於胸的范東揚等人，對於他總是戴著耳機的樣子，早已經見怪不怪了。

就好像放出籠子的鴿子一樣，抱著興奮愉悅的心情，四人開始把自己的物品搬運上樓。他們租的房子位在四樓右側，鐵門漆著紅色的那一家。

房東拿出鑰匙幫他們把門打開後，四人陸陸續續把物品搬了進去。

屋內的兩個房間大小差不多，都是四方的隔局，約莫七坪大小，房間裡除了單人的上下鋪之外，還有兩張書桌、衣櫥，電風扇、冷氣等家具和家電一應俱全，雖然不是新品，但都還堪用。

廚房的家電，還有洗澡用的熱水器也都準備好了，也就是說，他們只要帶著自己的家當，就可以在這裡舒適的生活。

房東簡單的幫他們介紹屋內的大致狀況後便離開。

四個人花了一整個上午，總算把東西都搬好，接著就是開始打掃和分配房間。

還好，這間房子還滿乾淨的，只是有一段時間沒人居住，灰塵多了點，稍微花了些時間打掃。

至於房間的分配，因為范東揚會打呼，而宋智霖比較好睡，所以他們兩人睡主臥室，而怕吵的俞景浩則是和睡覺很安靜的朱豪一間。

朱豪是那種睡覺幾乎都不會翻身的人，最適合俞景浩了。

事情都忙完時已經是晚上，四個人洗過澡之後，去買了一些飲料和炸物回來吃，慶祝喬遷之喜。

因為忙了一整天，這一晚，他們睡得很沉。

一直到凌晨一點多，也是俞景浩他們睡的最深沉的時候，位在客廳大門旁的對講機突然響了起來。

對於這擾人清夢的鈴聲，已經在打呼的范東揚完全沒有受到影響，繼續睡他的大頭覺。

宋智霖則是皺了一下眉頭，隨即拉起棉被蓋住頭，也繼續睡。

至於睡覺幾乎不翻身的朱豪還是受到了影響，翻了一個身之後就不再有動靜。

而雖然戴著耳塞在睡覺，但是那鈴聲實在太尖銳，俞景浩醒了過來，拿下耳塞仔細聽了一下，沒再聽到鈴聲，於是又戴上，準備繼續睡回籠覺。

結果他才剛閉上眼睛，鈴聲又響了，這次連續響了好幾聲，在這深沉的夜聽起來，特別尖銳也特別吵。

坐起身，再一次拿下耳塞，俞景浩仔細聽著，想說如果再有鈴聲的話，就要起身去查看。

「是誰在吵啊！」也被吵醒的朱豪沒好氣的說。

「不曉得，剛才有響過一次了。」俞景浩回應著，「會不會是誰出門忘了帶鑰匙？」

「難道是東揚？」朱豪沉著臉，「那傢伙老是忘東忘西的。」

結果他話才剛說完，鈴聲又響了起來，這次響得又快又急。

「我去看好了。」俞景浩下床，走出房間後，先朝范東揚他們的房間走去。

輕輕的扭開他們的房門，他仔細看了一下，發現范東揚和宋智霖都在，也都醒了過來，看來同樣是被鈴聲吵醒。

「到底是誰在按對講機啦？」宋智霖氣呼呼的問：「吵死人了。」

「剛才還以為是你們，如果說你們都在，我就真的不曉得到底是誰在樓下按我們的對講機了。」

「難道是有人在惡作劇？」也已經下床的范東揚說道：「去看看。」

當他們來到客廳的時候，朱豪也從房間出來，走到他們身旁。

「叮叮叮叮叮叮—」突然響起的急促鈴聲，把他們四個人都嚇了一大跳，尤其是宋智霖最誇張，腳底就好像裝了彈簧一樣，整個人跳了起來。

「喂，你是誰？」范東揚立刻接起對講機的話筒，大聲吼道：「大半夜的是在吵什麼？敢惡作劇的話，最好不要被我們抓到。」

對講機的那頭只有輕微的沙沙聲，沒有人回話，等了半晌，范東揚回過頭對其他人搖了搖頭。

「算了，應該真的是惡作劇，別理他，睡覺去。」朱豪打了個哈欠。

「對啊，好睏。」宋智霖也跟著打起哈欠。

「好吧。」范東揚把話筒掛了回去。

結果他話筒才剛掛上，立刻又響起「叮叮叮叮」的鈴聲，再次把他們四個人嚇了一跳。

「我來。」這次換俞景浩接起了電話，說道：「喂，樓下是什麼人？是不是需要幫忙？」和剛才一樣，俞景浩等了好一會兒，還是沒有人回應，於是打開門下樓，打算去看看究竟是什麼狀況。

「景浩，你去哪裡？」朱豪大聲問道，不過俞景浩卻好像沒聽見似的，快速的衝下樓。

「一起下去看看。」擔心他會有危險，范東揚等人都跟了下去。

來到一樓，俞景浩打開大門，先是看了一下對講機附近，沒看到人後，又往外走了幾步，來到公寓外頭，看著兩邊路口的狀況，結果也都不見人影。

「有看到是誰嗎？」追上來的宋智霖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俞景浩搖了搖頭。

「既然沒看到人，那就上去吧。」不曉得為什麼，朱豪心裡總覺得很不安。

「嗯。」俞景浩這才跟著眾人上樓。

還好，這次回去睡覺，一直到早上醒來，都沒有再發生擾人清夢的事。

「怎麼辦？再這樣下去，我們都要神經衰弱了。」宋智霖哭喪著臉，「有沒有辦法可以讓這個對講機不要叫？」

已經連續好幾天了，每次凌晨一點多，對講機總會按時響起，吵得人不得安眠。

「應該有電源，找一下。」朱豪在對講機的四周尋找著總電源。

「在這裡。」雖然一般人聽不到電流的「滋滋」聲，但俞景浩的聽覺很不一般，稍微分辨一下，就讓他找到了總電源的所在。

試了幾次之後，他們總算找到了對講機所使用的電源開關。

「關掉。」二話不說，范東揚把開關給關上。

「可是關上總電源這邊的開關，連客廳燈光都會被關上的。」俞景浩說道。

「不管了，天亮再開就好，不然都不用睡覺了。」宋智霖伸了個大大的懶腰後，朝房間走去。

看來也只能如此了，就在他們要各自返回房間睡覺的時候，對講機竟然又再次響起「叮叮叮」的響鈴聲。

「怎麼可能？明明已經關掉電源了，怎麼還會叫？」范東揚等人都被這詭異的情況嚇得不輕。

「哎喲，肯定是我們關掉電源的時候，短暫的電線短路造成的。」宋智霖不以為意的說。他的解讀很快就被其他人接受了，除了俞景浩。

由於剛剛突然聽見爆起的電流聲，所以他難受地捂著雙耳，但對於都關了電源，對講機的響鈴卻還是會叫這件事情相當在意，不過一時之間也找不出其他理由。

而自從晚上睡前關掉總電源之後，他們果然不再受到莫名鈴聲的騷擾，且撇開這件事不說，這邊的生活他們非常滿意，尤其是附近就有夜市，不管是逛街還是吃東西都很方便。

就這樣，他們在這裡過了將近半個月的快樂日子，因為俞景浩總是最早起床，所以他都會下樓幫大家買早餐。

一如往常，當他把早餐買回來，叫大家起來吃早餐的時候，剛吃了一口蛋餅的宋智霖突然想到了什麼，轉了轉圓滾滾的眼珠子，說道：「喂，很久沒有打麻將了，今天晚上來摸一圈吧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

「好喔、好喔。」正在啃著飯團的范東揚眉開眼笑的點頭，「以前在學校宿舍都要偷偷摸摸的玩，現在不用了。」

「如果你們不怕輸錢，我沒意見。」朱豪依然酷酷的。

雖然對打麻將不是那麼感興趣，但總是替人著想的俞景浩卻不想掃他們的興，「我也沒意見。」

「好！」范東揚一臉笑呵呵，「晚點我再去買麻將牌。」

「看看你，像個賭徒似的。」見他一副猴急的模樣，宋智霖取笑道。

「不要這樣說，不過是打發打發時間。」范東揚還真的是心癢難耐，笑道：「老規矩，到時候贏的人請吃宵夜。」

「唉，熬夜打牌，身體會壞掉的。」朱豪嘮叨。

「少在那邊有的沒的，那你到底打不打？」范東揚不屑的看著他。

「打啊，為什麼不打。」朱豪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。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到了晚上，范東揚真的買了一副麻將牌回來，開心的把眾人都叫到客廳。

「要玩可以，不過我們不能玩太晚，雖然說明天沒課，但還要去打工。」俞景浩提醒道：

「東揚，別忘了，明天加油站那邊你也有班。」

「放心，我沒忘，不會有影響的。」范東揚不耐煩的招手，要他們趕快上桌。

「上桌、上桌。」宋智霖也跟著起鬨。

當大家都上桌之後，范東揚笑道：「對了，自摸的人要東一台的錢嘿，這麻將、桌子、牌尺，還有滷味、飲料的錢都是我先墊的。」

「放心，什麼時候讓你吃虧過？」宋智霖回應道。

「好，那開始吧。」范東揚抓出「東、南、西、北」四張牌，蓋上後洗了一下，然後開始抓位。

抓完位子後，四個人分別坐到定位，順時針方向，依序是范東揚、宋智霖、朱豪和俞景浩。

第一把東風起，抓完牌之後，因為俞景浩並不是很會玩，所以他很專注的看著自己的牌，並把筒、索、萬字做區分，按順序排放。

「東風無力百花殘哪！」一邊念的同時，當莊家的宋智霖丟出了一張「東」。

「跟打。」朱豪也打了一張「東」。

雖然他們打的速度不快，但都還算流暢。

當打到東風底的時候，已經輸了好幾千元的范東揚站了起來，沉悶的說道：「上個廁所先。」

「你就是這樣，每次打麻將就拚命灌飲料，然後一直跑廁所。」朱豪忍不住念了幾句。

「一下就好。」實在是尿急，范東揚跑進廁所，「砰」的一聲把門關上。

在等待他的同時，俞景浩等人也把牌堆好了，就等范東揚出來。

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出來，朱豪第一個忍不住，跑去敲廁所門，叫道：「你是上廁所還是洗澡，怎麼這麼久？」

「這你們就不曉得了，東揚什麼都快，就是上廁所最慢。」笑嘻嘻的宋智霖一副看熱鬧的模樣。

「他會不會是吃壞肚子了？」俞景浩有些擔心，總是喜歡大吃大喝的范東揚，罹患腸胃炎的機率是他們當中最高的。

然而，十分鐘過去了，對於外面的叫喊，范東揚依然無聲無息，沒有任何回應。

「有沒有搞錯，說要打麻將的是你，現在躲在廁所不出來的也是你，這麻將還打不打？」朱豪已經拉下臉，來了火氣。

「東揚，你再不出來就真的不玩了。」宋智霖依然笑容滿面，和朱豪緊繃的表情形成頗大的反差。

「他會不會暈倒在裡面？」擔心他真的出事，俞景浩拿出一個十元硬幣，準備打開廁所門。

「卡」的一聲，順利打開門鎖的俞景浩正要推門而入，門卻先一步打了開來，走出廁所的范東揚疑惑的望著他。

「不好意思，擔心你出事才會開門。」邊說，俞景浩邊退了開來。

「你是掉到馬桶裡面了是不是？」朱豪白了他一眼。

「我……」范東揚抓了抓頭，眼神茫然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宋智霖指了指桌上的麻將牌，說道：「我們還打不打？」

「打、當然打。」一看到那些麻將牌，范東揚雙眼立刻亮了起來。

「怎麼會在廁所裡面待這麼久？」俞景浩仔細問著他的狀況。

「沒事……只是不小心睡著了。」范東揚坐到定位，催促著眾人趕快開始。

「在廁所睡著？」朱豪冷哼一聲，「又不是豬。」

「東揚一定是輸多了，想去廁所轉個運，對吧？」宋智霖笑呵呵的說道：「這招我用過了，相信我，沒用的。」

「沒事就好，那就繼續吧。」見他是真的沒事，俞景浩這才放下心。

抓完牌之後，俞景浩依舊努力的看著牌，結果才丟沒幾張，居然有人喊道：「胡了。」

「啊！」抱著頭的宋智霖，發出一聲慘嚎，「怎麼會這麼快？」

「難道是轉運成功了？」朱豪難以置信的望著范東揚。

俞景浩也是一臉驚訝的看過去，不過讓他吃驚的並不是對方胡牌這件事情，而是剛才喊「胡了」這兩個字的，竟然是女人的聲音。

聽覺特別敏銳的他可以肯定，就算范東揚故意裝成女人的嗓音，也不可能喊出這麼尖細的音調。

「你們剛才有沒有聽到……女人的聲音？」俞景浩狐疑的望著其他人。

「女人的聲音？」宋智霖依然沒個正經，「我看是你在思春吧？」

「哪來女人的聲音？我沒聽見。」朱豪也疑惑的望著他。

沒有理會他們在討論的事情，范東揚眉開眼笑的說道：「四台，給錢、給錢！」

「拿去，囂張沒有落魄的久啦。」宋智霖一邊給錢，一邊說道。

朱豪也默默給了錢，沒有多說什麼。

至於還在想著女人聲音到底是從哪來的俞景浩，在范東揚的催促下才給了錢。

因為是范東揚連莊，所以由他繼續擲骰子。

當他骰子一丟下去的時候，俞景浩聽見了骰子撞擊桌面的聲音，接著發出了很細微的「沙沙」聲，讓他愣了一下。

因為這聲音實在來得太古怪，讓俞景浩仔細看了一下桌面，想找出究竟是什麼東西所發出來的。

是沙土。

俞景浩發現那些骰子的周圍居然有一些沙土，伸手示意大家先不要拿牌，說道：「你們看，這邊有一些沙土。」

「沙土？」經他這麼一說，其他三人發現還真的有，卻搞不清楚到底是從哪來的，畢竟桌子和牌全是新的，應該不會有沙土才是。

「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吸掉不就好了？」宋智霖取來一台手持式吸塵器，將那些沙土都吸走。

「但，這些沙土是打哪來的？」因為吸塵器很大聲，俞景浩戴上了耳機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管它打哪來的，我現在手氣正好，不要搗亂了。」在范東揚的催促下，眾人才又開始抓牌。

結果打沒幾張，范東揚又難掩笑意的盯著他們。

「賤人，該不會又聽牌了？」宋智霖沒好氣的看向他。

「天機不可洩露。」雖然這麼說，但是范東揚得意的表情早已經說明一切。

大家知道他已經聽牌，所以都小心翼翼的丟牌，就怕放槍。

而當范東揚在摸牌的時候，大家也都相當緊張，畢竟他現在手氣正旺，要是自摸可不得了。

又摸了一張牌，范東揚仔細的搓著，想知道是不是他所要的「七萬」。

當他摸出這是一張萬字牌的時候，心裡相當興奮，接著又用力搓了幾下，確定是張「七萬」之後，他高興的將牌往桌上一放，喊道：「自摸！」

「啊！」

這叫聲出自於其他三人，但他們會發出這叫聲，並不是因為范東揚自摸，而是他們剛才看到那抓著牌的手竟然留著長指甲，上面還塗著紅色的指甲油，皮膚相當白皙，手指纖細，一點都不像是男人的手。

而且那隻手還沾滿了沙土，看起來相當詭異。

「叫什麼叫，才連一拉一你們就叫成這個樣子，今晚我要是連不完，你們不就要把嗓子都叫啞了？」范東揚開心的說道：「不多、不多，莊家連一拉一，再加這些花台，六台而已。」

沒有人理會他在說什麼，全都專心看著范東揚的手，尤其是俞景浩，因為剛才他又聽見了，那個大喊「自摸」的聲音，除了范東揚的之外，還有一道尖銳的女人嗓音，和稍早之前聽到的一模一樣。

這時候，范東揚的手是正常的，並沒有剛才所看到的怪異景象，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俞景浩問道：「你們剛才都看到了嗎？那隻留著紅指甲的手？」

「看到了。」宋智霖和朱豪都用力點了點頭，同時顫抖著聲音問道：「那到底是誰的手？」

「喂，你們在說什麼紅指甲的手？」范東揚不耐煩的說道：「少在那邊說些有的沒的，給錢、給錢。」

不信邪的宋智霖靠得很近，查看范東揚剛才拿牌的右手，仔細地看了又看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樣。

「快給錢。」范東揚再一次催促。

「給就給，了不起喔。」一連被他胡了兩把，朱豪把話說得很酸。

「拿去。」宋智霖也跟著給錢。

俞景浩則是看著范東揚，總覺得很不對勁，因為對方在說話的時候，他總會聽到另一道女人的聲音，就好像疊音一樣。

「發呆一樣要給錢，快。」范東揚朝他伸長了手。

「喔。」俞景浩也給了錢。

「好，不要浪費時間了，動作快。」范東揚不停的催促。

「有這麼趕嗎？」朱豪滿臉的不服氣。

范東揚懶得理他，有錢贏最重要。

很邪門的是，范東揚就這樣一路連莊，都已經連十二了，手氣還是旺到不行，而俞景浩等人則是很悲情，就怕會把這個月的生活費全輸掉。

「真的很誇張耶，連十二！」宋智霖捶胸頓足、頻頻歎氣。

「別廢話了，繼續。」連莊愈多次，范東揚就愈是霸氣十足。

再一次抓牌之後，當俞景浩在重新排列他的牌時，突然聽到「滴答、滴答」的聲音，就像是下雨天在漏水，或是水龍頭沒關緊的那種聲音。

奇怪，又沒下雨，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音？

俞景浩問道：「你們有沒有聽到『滴答滴答』的聲音？」

「時鐘吧。」朱豪指了指牆上的掛鐘。

他搖了搖手，「不是那種聲音，是水滴的那種滴答聲。」

想起剛才范東揚有上過廁所，宋智霖問道：「會不會是浴室的水龍頭沒有關好？」

「沒有那麼遠，就在附近。」示意他們先不要說話，俞景浩豎耳傾聽著。

「喂，別管什麼滴水聲了，不要壞了我的手氣。」范東揚還是自顧自的摸起一張牌，然後興奮的將牌放在桌上，大喊道：「胡了！」

因這一聲大喊，俞景浩等人都望向桌上那張牌，接著抬起頭，看著哈哈大笑的范東揚。

「哇啊！」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們看到范東揚的身後居然有一個雙眼又圓又大、臉上都是傷的女人，留著長長的黑色卷髮，身影很淡，也在仰頭大笑，聲音尖銳無比，和范東揚低沉的嗓音形成強烈對比。

聽覺比較靈敏的俞景浩實在受不了，急忙戴上耳機。

被嚇壞的朱豪則是衝向大門，一臉驚慌的想要奪門而出，但那門卻怎麼都打不開，急得他將門把搖得「卡啦卡啦」直響。

「那到底是什麼鬼！」宋智霖則是連滾帶爬，來到客廳的沙發上，一方面等著朱豪開門，一方面也是想要拉開和范東揚之間的距離。

那個女人身影雖然一下就消失不見，卻無法消去俞景浩等人內心的恐懼。

「滴答、滴答……」才剛拿開耳機，俞景浩又聽見那滴水聲了。

聲音好像是從底下發出來的！做出這樣的判斷之後，俞景浩低下頭望向地板，想知道那滴水聲的來源。

他看到有水正從范東揚椅子的底部滴落到地板上，因而發出剛才他所聽到的「滴答」聲。

「找到了，是從東揚椅子下滴落的水。」俞景浩抬起頭來說道。

「東揚的椅子為什麼會滴水？」宋智霖難以置信。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被剛才那可怕女人嚇白了一張臉的朱豪，心臟還在「撲通撲通」快速的跳動著。

俞景浩指著范東揚椅子底下的那灘水，驚慌說道：「不對，這些水怎麼會是紅色的？」

「不是水，是血！」宋智霖也看見了，焦急問道：「東揚，怎麼會流那麼多血？你沒事吧？」

「是不是受傷了？」顧不得會沾到那些血水，俞景浩立即來到范東揚身旁，查看著他的狀況。

「對啊，流那麼多血，一定傷很重。」朱豪也覺得事態嚴重。

然而范東揚卻是一臉茫然，完全不曉得他們在說什麼。

「你身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傷口？」發覺他身上有多處傷口，不斷冒出血水來，俞景浩被嚇壞了。

「我……」范東揚才想回應，結果一張嘴居然滿是沙土，而且裡面還有好幾條在蠕動的

肥大白蛆，一口又一口的吐到地板上。

「啊啊啊—」被這怪異的狀況嚇到，朱豪的叫聲已經帶著哭音，開門開得更加用力了，卻還是沒能將門打開。

「東揚到底是怎麼了？」宋智霖的聲音也顫抖著，忐忑不安的看著眼前這詭異的一切。

「你們先打電話叫救護車，我拿急救箱！」俞景浩大喊，同時跑去翻找電視底下的櫃子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俞景浩聽到一陣「滋滋」的電流聲，接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急促閃了幾下後，竟然熄滅了，周圍瞬間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「怎麼會突然停電！」站在大門前的朱豪，用力扭著門的把手，驚慌的問道：「這門怎麼都打不開？」

「我們是不是撞邪了？」平常喜歡看鄉野怪談的宋智霖，沒想到自己會有親身經歷的一天，也才真正體會撞鬼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
「東揚，你還好嗎？」雖然也是心驚膽跳，但俞景浩最擔心的還是他。

就在俞景浩想要找手機來照明的時候，又聽到一陣「滋滋」聲傳來，於是說道：「不要慌，電來了。」

果然，他話才說完，過沒幾秒鐘，日光燈閃了幾下後又亮了。

「這麼神？連電來了你都知道？」宋智霖一臉太誇張了的表情。

「東揚！」發現他趴在麻將桌上，俞景浩急忙跑過去。

一邊搖著趴在桌上的范東揚，俞景浩一邊說道：「奇怪，剛才那些血和沙土都不見了！」

「真的都不見了……」確定俞景浩是說真的，宋智霖和朱豪才大著膽子，慢慢的朝他們走近。

被俞景浩搖了好幾下的范東揚終於醒了過來，先是大大的伸了個懶腰，隨即睡眼惺忪的望著他們，問道：「天亮了？」

「天還沒亮，倒是你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對於剛才的事情，朱豪還心有餘悸。

「東揚？你是不是去了什麼不該去的地方？」宋智霖顫聲說道：「才會招惹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回來。」

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范東揚依然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。

「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？」俞景浩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身體狀況。

「我沒事啊？好的很。」動了動雙臂，看了一下自己的身體後，范東揚疑惑的望著他們，

「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問？」

「你還記得我們打牌的事嗎？」盯著他的雙眼，俞景浩問道。

「記得啊，我輸了好多錢，手氣很差，所以就去上廁所，想說改個運。」范東揚不好意思的笑道。

「然後呢？」俞景浩追問。

「然後……」范東揚愣了一下，隨即皺起眉頭，想了又想，才說：「想不起來，我是不是睡著了？」

俞景浩等三人互望了一眼，都搞不清楚到底怎麼一回事。

「所以說，從你進到廁所之後的事情，都想不起來了？」俞景浩追問道。

「對。」范東揚用力點了點頭。

「剛才的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」見他真的想不起來，俞景浩等人把剛才的事情簡單扼要說了一遍。

結果范東揚難以置信，聽到下巴差點掉了。

「不會吧？怎麼可能？」他睥睨著他們，「你們在玩我，對不對？」

「又不是吃飽撐著。」朱豪搖了搖頭。

「你可以不相信我們，但景浩什麼時候騙過你了？」宋智霖理直氣壯的道。

被他這麼一說，其他人不禁想起，曾經有一次因為玩得太晚，不想去上課，所以讓俞景浩去幫他們請病假。

結果不擅說謊的他被班導一問，就什麼都說出來了，班導還立刻跑來宿舍把他們都抓去上課。

范東揚這才頷首，賊笑道：「照你們這麼說，這些錢都是我贏的囉？」

「可你不是說都忘了，那應該不算吧？」宋智霖頗為扼腕，怎麼剛才就沒有想到，應該先把錢收起來的。

「是你的沒錯。」雖然平時比較愛嘮叨，但朱豪不會平白無故去佔人家便宜。

「你沒事比較重要。」見他是真的沒有大礙，俞景浩這才鬆了口氣。

見他們是真心在關心自己，范東揚感動的說：「這樣吧，我拿回本錢，然後再多拿一千元當做精神慰問金，其他的還你們，或是當做公基金。」

「好喔、好喔。」擔心他會後悔，宋智霖快手快腳的把錢均分成三等份，說道：「就分成三份，多出來的零頭便當做公基金吧。」

「你們說好就好，我沒有意見。」范東揚笑道：「所以，還要繼續打牌嗎？」

「還打？」朱豪第一個拒絕。

「是啊，也不早了，改天再玩。」宋智霖也說道。

「東揚，我們明天還要去加油站打工，還是早點休息比較好。」俞景浩提醒道。

「好吧，那就先休息。」范東揚伸了個懶腰，一邊捶著肩膀，一邊說道：「不曉得為什麼，就是覺得好累。」

「你先去睡吧，這邊我們來收拾就好。」俞景浩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「那就麻煩你們了。」范東揚也不客氣，直接進房去睡覺。

俞景浩三人在一起收拾牌具的時候，宋智霖擰著眉問道：「東揚是不是撞邪了，要不要帶他去廟裡拜一下？」